

清晨,我拉开窗帘,从位于北三环的浙江大厦19楼俯瞰,北京初雪,一片银白。半个多月前,我出差北京,住的是西城木樨地中国科技会堂宾馆,从高楼窗口看下去则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主干道——西长安街。北京是我最常去的城市。也几乎走遍北京角角落落,体验形形色色北京旅馆的不同风情。

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喜欢那些带星儿的玻璃幕墙包裹起来的高楼宾馆,因为那样的宾馆千篇一律,住在里面不知身在何处。北京的特色民居是四合院。我最喜欢住的是四合院宾馆。那是位于王府井东安市场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那里原本是“王府”——一位清朝王爷住的三进四合院,有假山,有长廊,却只有二十几间客房。我走过曲里拐弯的胡同,平步而进,平步而出,体验真正的“北京味儿”。不过那是一家内部招待所,只有办理跟他们相关的业务,才能住进去。

有一阵子,我跟公安部的联系颇多,出差北京常住公安部的招待所。除了那家招待所靠近北京站交通方便之外,还在于那儿曾是李宗仁公馆,一幢西式别墅,优雅而充满欧洲情调,客房明亮而宽敞。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大都是“大盖帽”,唯我一身便衣,居然有人猜测我是“上海局的便衣”。由于出差公安部的人多,倘若不提早通过公安部的朋友预订,很难入住。我一度改住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那是一幢普通的楼房,也正因为“普通”而没有特色,也就没有给我

形形色色的北京旅馆

叶永烈

留下多少印象。

北京最著名的当然是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与东长安街交叉口的北京饭店。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从瑞士来北京,总是住北京饭店。她曾经在这里与我见面。我多次出席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北京饭店是代表们的住地之一。然而北京和上海的代表无缘入住北京饭店,原因是你们来自全国最大的城市,见过世面,所以总是让边远省市代表入住北京饭店。不过大会总是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行,我也因此对北京饭店相当熟悉。

赴京出席全国性大会,我多次入住京西宾馆。这是一家部队宾馆,大气又庄严。京西宾馆既有客房,又有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很适合举行各种会议。我乘在那里入住的机会,对宾馆进行详细采访,因为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文革”中诸多重大事件也在这里发生。

我很喜欢北京的香山饭店,那是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坐落在香山深处。这是一座四合院风格的宾馆,白与灰两色相间,古色古香。秋日,香山红叶似火,香山饭店是观景最佳去处,往一房难求。我虽然曾经三度上香山,却只在那里见到皑皑白雪,因为在大雪封山的时候,香山饭店成了最佳会议场所,那时候房价打

折,而且由于雪天进出不便,出席者很难“开小差”下山,所以是举行“封闭式”会议的绝佳场所。

也有的宾馆本身并无特色,但是四周的环境别具一格。比如我住在玉渊潭宾馆,仿佛浸泡在浓浓的绿色之中。这家宾馆在玉渊潭公园内,尤其当时正值黄灿灿的迎春花盛开之际,我进进出出如沐春风。北京珠市口的晋阳饭庄,与纪晓岚故居相邻。凭着晋阳饭庄的房卡,可以自由出入纪晓岚故居。纪晓岚故居,亦即“阅微草堂”。这里红柱绿梁,草坪假山,一派北京官宦人家风光。在外车马喧嚷奔走一天,回到晋阳饭庄,得闲在幽静的纪晓岚故居漫步或者长坐,可谓是驱除疲惫的好去处。最有趣的是,我曾经在崇文门一家旅馆住了半个多月,餐厅里天天免费供应鲜美的鸭汤。一打听,原来与之相邻的是烤鸭店,把多余的鸭汤用管子输送到这家旅店的餐厅,所以这儿拧开龙头,鸭汤就喷涌而出!

30多年前,我在北京远郊的航天基地采访,住过那里的招待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进出那里的手续颇为严格。前些日子我再度来到那里,在办理入住手续时,想不到还沿用“老规矩”——除了出示身份证之外,还必须出示工作证!我已经多年没有用过工作证,也就没有随身携带。正在为难之际,陪同我的朋友替我再三说明,才终于让我入住。

相比而言,我对上海的宾馆远不如北京熟悉,因为家在上海,当然也就住不住上海的宾馆了。

暮然间,江南已经绝迹许多年的船娘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沉寂的湖泊河道里有游船了,简易轻快如寻常农船式的、画舫式华丽的、居然还有七桅大船和威武龙船式的。大体量的游船都得有机器操作了,小型的游船则由女人摇橹划桨,最适合于临街小河,她们便是江南的船娘啦。

船娘是水乡旅游的精魂,有船娘和游船,水道就活。从前的船娘都是很有本事和情调的主儿,她们可以把船驶得活泼灵巧,还会在船上鼓捣出一桌简约而精致的船菜,都取鱼蟹虾蟹为食材而烹制的,本色纯真。我幼年时随父母到无锡太湖旅游,就包的一条游船,船娘就在随船拖水的网兜里现取现剖,烧了好几种特色湖鲜。母亲在儿时多次说起五十年前那次游湖。

禁锢的年代船娘噤声并绝迹,现如今社会开放搞活,船娘重新成了水上游的主角了。坐船的游客享受着船娘的服务,包括沿途讲解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再就是即兴演唱小曲儿;岸上的游客欣赏着游船在水里灵巧自如的游动,看着船娘摇橹时柔美的身姿,更听着随风飘来的歌声,不禁陶醉。

然而这般美丽的景致中,也有遗憾在,那就是船娘唱的小曲不在辙上,不是唱走音了,而是所唱的曲子实在太过老套和杂乱,没有创新,缺乏情趣。我听到如今船娘所唱的小曲多半是《孟姜女过关》之“十二月花名”,曲调虽然委婉,却有些悲凉,不切情景;有唱民歌《太湖美》的,唱《刘三姐》对山歌的、

还有唱流行歌曲《天路》和《青藏高原》(江南不是广西,亦非青藏)……我想这些船娘怎么啦?与时俱进啦?其实江南山歌小调的矿藏是相当丰富的,如果取江南山歌小调填上合适的词儿该有多好啊。

我油然想起了从前流行在江南城乡的“小热昏”

船娘的歌

吴翼民

说唱即是船娘们值得效仿的典范。那时市井文化生活贫乏,“小热昏”说唱填补了空白——通常是一男一女临街摆开场子,一盖汽油灯闪亮,他们便站在高处说唱起了各种小调,应观众需求,可以随点随唱,诙谐活泼,情趣盎然。



他们是不收费的,只在说唱间隙中推销治咳嗽的梨膏糖,赚些小钱。他们已经在走江湖中历练出了即兴编词的本事。与“小热昏”相仿佛的还有从前的打夯,打夯的工人们也有即兴编歌词的本领,看到什么编什么,我就曾经被他们编进过夯歌,他们是这样唱我的——

一位小朋友鼻涕长,缩进缩出弄白相。不花本钱不出力,开了一斗粉丝厂。过年一冷忙生产,过气一冷忙用场。叫一声小朋友,不讲卫生出洋相。

冬天,我正感冒拖着鼻涕,被工人们捕捉到了,就一句一句唱开啦,把拖鼻涕形容成开粉丝厂,好形象呢。伙伴们都朝着我笑,我意识到后大窘,立时面红耳赤,捂鼻而逃。

我真希望现在的船娘也历练出如此身手,能唱出趣味和风情来。其实我听到过有位船娘唱别致情歌的,听不分明,特意问过她什么词儿,逐字逐句作过记录,那词儿太精彩啦,记录如下:

河里清水绿汪汪,叫声阿妹心勿要慌。我好比铁匠铺里摆勒格铜墩头,铜打心肝铁打肠。河里清水绿汪汪,叫声阿妹心勿要慌。我好比肉墩头前挂起格三吊钩,挂心肝夜挂肠。

那就是传统的吴歌,极美,真希望不要失传,要唱起来、活起来、美起来。

穷老汉·富老汉

赵全国

这位连一个小钱也不肯乱花。子女一放假就被他赶出家门打工挣钱。女儿电话打多了,他立刻断了家里的电话,将她撵到公用电话亭。他住在一居室,没有轿车,戴蹩脚表,用塑料袋当公文包,还常年戴着一副从杂货铺淘来的旧眼镜。

那位是环球免税集团的总裁,资产百亿。他资助了多国的教育项目,还发起了“微笑运动”——帮助贫苦颞颥儿童整形。他为慈善事业捐了几十亿,并打算在有生之年捐掉其余的钱。

穷老汉名叫查克·费尼,富老汉也叫查克·费尼。原来他俩是同一个人。他是个著名的“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他说:“上帝那儿没有银行”;又说:“这钱如不能花(捐)掉,我死不瞑目。”

哪天他身无分文却又满怀仁爱地升上天堂,上帝该怎么评价他的穷或富呢?

由于抵不住自然,11月23日凌晨起我开始腹泻,到下午已经拉了十多次,未进颗粒,身体特难受。在上班,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下午五时许便进了一家大医院的急诊室。看病经历,颇有感想。经过预诊、挂号付费来到14号就诊室。病人不多,即到即诊。一位年轻女医生问了我病情,嘱我去验个血。我便去排队交费,到验血室食指被刺一针,吸点血,听到“20分钟后来拿报告”。我坐在风口很大的大厅里等,心里在想,此时段的化验病人两三个,化验医生也两三个,简单的白细胞检测,常识告诉我不需要20分钟。我还是遵嘱了。十八分钟后,我去翻出那窗口三张化验单中的我的一张,拿到医生那儿,岂料没等我开口,她已说出了化验结果(从连网电脑中看到的),告知了我的诊断结论,不用我坐下说什么,她顺手把已经打印好了的药方给了

“堵”不如“疏”

秦湖

地粘满了上百万块被嚼过了的口香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许多西雅图市民都喜欢去当地一家剧院看戏。有时候演出还未开始,人们在排队等待中觉得很无聊,有人就把嚼过的口香糖加一个硬币,随手往剧院的墙上粘。其他人觉得挺有意思,也争相效仿。很快,剧院墙上就被粘满了许多口香糖,显得极不雅观。

对此,剧院老板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立警牌、罚款等,但粘口香糖的行为一直屡禁不止。剧院老板想,既然强制性措施没有用,那么干脆就顺应民意,让大家粘个痛快吧。于是,剧院单独划出一面幕墙用来粘口香糖。

因为人们的“创作”欲望得到了满足和尊重,此

后再也没有人随便乱粘口香糖了。久而久之,这面墙就粘满了各种口香糖,当地官员也高调加以推广,使之成了一个备受欢迎的世界著名景点。

其实,早在远古时代,我国的大禹就懂得用“疏”的办法,解决了其父亲鲧用“堵”的方法解决不了的洪水问题。同样的道理,在处理一些比较复杂、棘手的问题时,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加以干涉和禁止,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加以疏导的话,则往往能收到一举多得的良好效果。



都市男女

谈芳波

我——“吊药水”。我问医生需要“吊几天?”她说:“如果你明天感觉不好,就来这儿开药;否则现在开好了药,如果你明天不需要了,不就浪费了药,也要一二百元了啊……”这话让我感动。常听到医生处大处方的事,这个医生就好。

“吊药水”大厅很简陋,夜里病人还是多的,三四个护士忙得井井有条。两个小时,我嘴有点渴,让边上的阿哥弄点水。厅里有个放热水的大桶。护士说一次性塑料杯子要两毛钱一个。阿哥发牢骚,“这种杯子超市几分钱一个,医院不能赚这种钱”,“这个护士说你要买就买,我还不卖呢,是医院要卖的!”阿哥自言自语。

第二天,我感觉病没有好转,便再上医院。问了当班医生是什么原因,他

医院看病记

陈向阳

她们有点应接不暇。专放单人病人药品(具)和消毒品的小推车不用了,药器被放在塑料筐里,护士拿到病人面前,找个地方一搁,有护士干脆把塑料筐放在了地上,就为病人“吊药水”了,有的护士不戴口罩在为病人“打点滴”,打扫卫生的人员多次来翻捡眼前的垃圾箱,挤在一个病人中寻找空塑料瓶带走……就在这乱哄哄的环境下,我渡过了四个小时。

晚上入睡,自以为这诊断为“急性肠炎”经两天大剂量“吊药水”差不多会好转。但刚进被窝我就浑身发抖,两个多小时后转为全身发热烫。其间,“去

没作回答,按原方子开了药,我继续“吊药水”。周六上午病人比昨夜多,护士也多了一倍。来了——老人说,我这是因为风寒所致之病,出身汗就没事了。这是中医之理。我信。

生病了,睡不着。医院里的经历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疑问一个个而来:明明是几分钟就可出来的化验单,何以要“加倍时间”让病人久等?一次性塑料杯该不该卖这个价?这是急诊室,赚钱“点子”在杯子上?“吊药水”的地方

白天护士比夜间多,为什么前者服务质量反而低了?我把这些经历对朋友说,得到的回答是:“你这算什么事儿,这些医务人员既没有对你吹胡子瞪眼,更没有收你红包。知足吧。”我是不是太挑剔了?



边看边聊

莫言作品谜话

江更生

莫言成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谜人中也不乏莫言的拥趸和粉丝,他们纷纷环绕莫言及其著作,制成一条条莫言题材灯谜。如以“三缄其口”或“欲说还休”为谜面,打作家大名“莫言”。也有以“傍晚多云”或“天方夜谭”作面打“莫言”的。这里的谜面都应别解:“云”作“说话”解,“天方夜谭”应视为“天方夜谭”。“莫”在古汉语中是“暮”的本字,作“傍晚”解,故而相扣。本报曾载出过的“天机不可泄露”,打作家冠籍贯一,谜底为“高密·莫言”(注:谜目中的“冠”,暗示“籍贯”应在作家名字之前)。

莫言是一位勤奋的耕耘者,作品众多,足供谜人采撷作材,例如海上耄耋谜家袁先寿曾以“聚积钱财忌露白”,打书名《莫言文集》(注:别解为“别说出钱文聚积了不少”)。露白,透露消息;俗语有“财不露白”。以其长篇小说名著为底者有:“作业繁多压力大,累煞鱼笈读书郎”,打《生死疲劳》(注:生,别解作“学生”;死,作“达到极点”解);“孤帆在外,牵挂闺中”,打《蛙》(注:以“虫”摹拟国画中的远帆形象,“闺”中为“圭”;“在外”,隐示“圭”之旁;“牵挂”作“抱合字”用,联语“虫”“圭”);“烟民”(通对格),打《酒国》(注:按格法,谜面与谜底相对偶,平仄协律。今以“酒”对“烟”,以“国”对“民”);“旺火急炒翻五下”,打《四十一炮》(注:“四十一”别解为“4+1”,扣“五”;“炮”作烹饪术语解,即“旺火急炒”);“上灯日闲逛”,打《十三步》(注:上灯日,农历正月十三;步,散步)等。

他的中短篇小说,入谜的也不少。诸如“范进之妻”,打中篇《屠户的女儿》(注:事见《儒林外史》);“郝”打中篇《红耳朵》;“鄂”打中篇《太阳有耳》(注:乌,金乌;太阳;“鄂”,俗称“右耳朵”);“狱”,打中篇短篇各一:《狗道》《狗》(注:道,作说话解);“可”打短篇《枯河》(注:“河”无水),等等。笔者还见到过两则巧用繁体字和常见字字的莫言作品谜,一则谜面为“旧钟”,另一则谜面为“老款‘奔驰’”。此处的“旧”与“老款”暗示是过去用的字,或是繁体或是旧体难字。“旧钟”,是说“钟”的繁体字“鐘”,谜底为中篇小说《金发婴儿》(注:“金”字发往“童”处;童,扣婴儿)。“老款‘奔驰’”,拆开车名的迷雾,面句是说作“众马奔走状”解的往昔用过的字“羸”(音“标”),故谜底为短篇小说《三匹马》。这是两条颇具“沧桑感”的灯谜,虽有难度,但有文化含量,值得推荐。

今宵灯谜
戴英葵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四字文艺新闻)
昨日谜面:立言
(六字电视剧)
谜底:童话二分之一(注:“立言”是“童话”两字的一半)